

三毛物語

三毛之死：故事後的故事

三毛的一〇〇張面孔

三毛浪蕩寫真

三毛語錄

三毛的愛情哲學

「偽善的三毛」



她曾經是，雨季中
憂郁的少女，
撒哈拉沙漠里
快樂的小婦人，
然後又成爲一個
守望在台灣島上的
憂傷寡婦。
她愛流浪，
愛沙漠，
愛美麗和浪漫，
愛那個平原大野的男人。
經歷了四十八年大起大落，
大悲大喜，
轟轟烈烈，
生死歌哭，
在棄千萬愛她的人而去之前，
她說：
“我已經度過了異常豐富的一生。”



三毛：一千零一夜的女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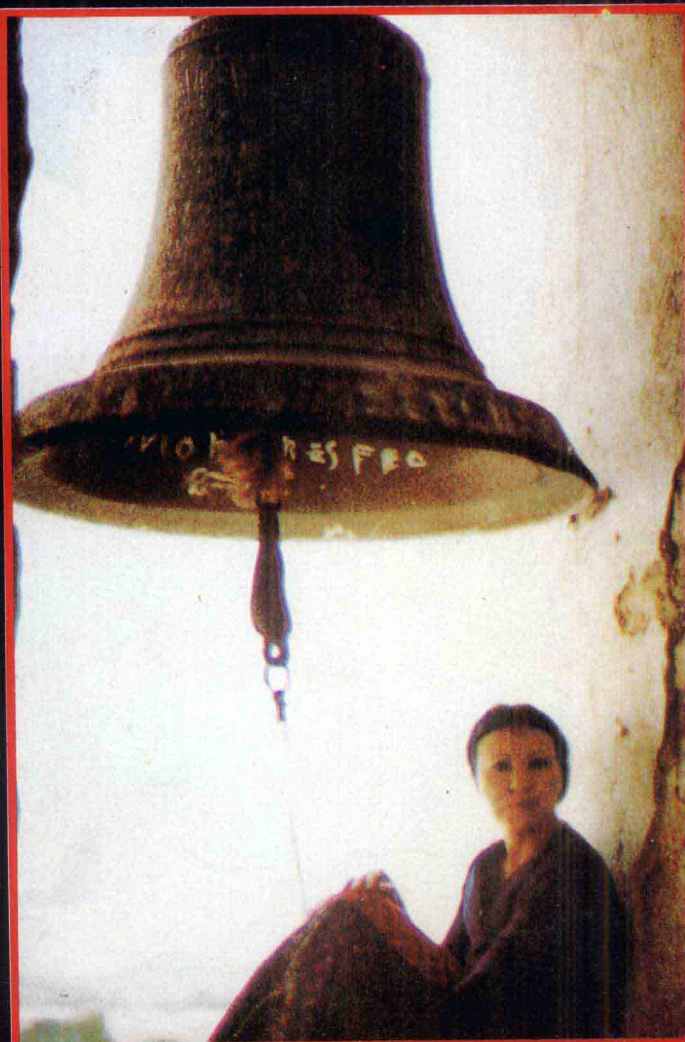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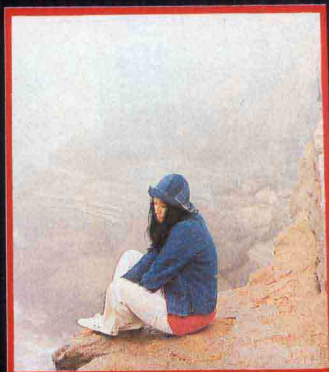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故事是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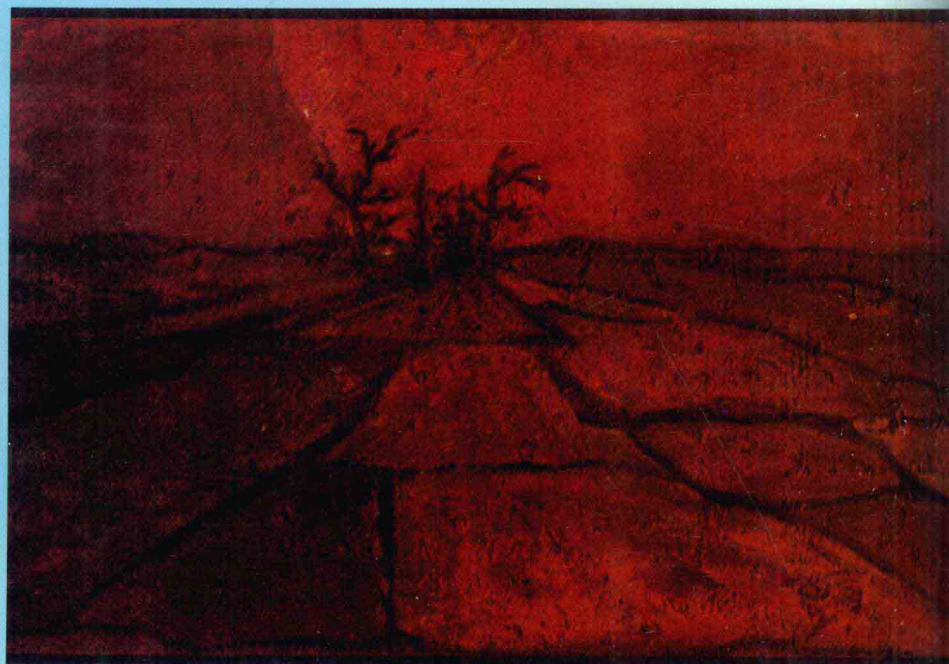
不完的
：





三毛

生活是我 最看重的创作



三毛十八歲時所作的油畫：一個少女對生命與世界的迷惘或灼愛。

一生多少事 都隨風遠去

1943年3月26日，出生於四川重慶。

1949年隨父母遷居台灣。

1956年就讀於省立台北第一女子中學。愛讀書，却特立獨行，在被一位老師粗暴對待後離開學校。

在家休學7年，郁悶不樂。其間從顧祝同公子學畫，重萌對生活的愛。1963年入中國文化學院哲學系為選讀生。

與初戀男友經歷了轟轟烈烈的愛戀後，1964年赴西班牙繼續學習，後曾到西德和美國，獨來獨往。

1973年發表處女作《惑》。次年所譯漫畫集《娃娃看天下》出版，大受歡迎。

游學期間與多位男友交往，西班牙男子荷西對她情愛最篤，與她相約相等6年。1974年在經歷一次重大的情感打擊後，重赴西班牙，與荷西成婚。

婚後到撒哈拉沙漠中生活，在平常而艱苦的生活中挖掘情和愛，寫下《撒哈拉的故事》、《稻草人手記》、《哭泣的駱駝》、《溫柔的夜》等感人著作，風靡台灣。

成名之後，青年時期作品的合集《雨季不再來》出版，記載了三毛多愁善感、愛恨交織的情感歷程。初戀男友、小說家舒凡為該書作了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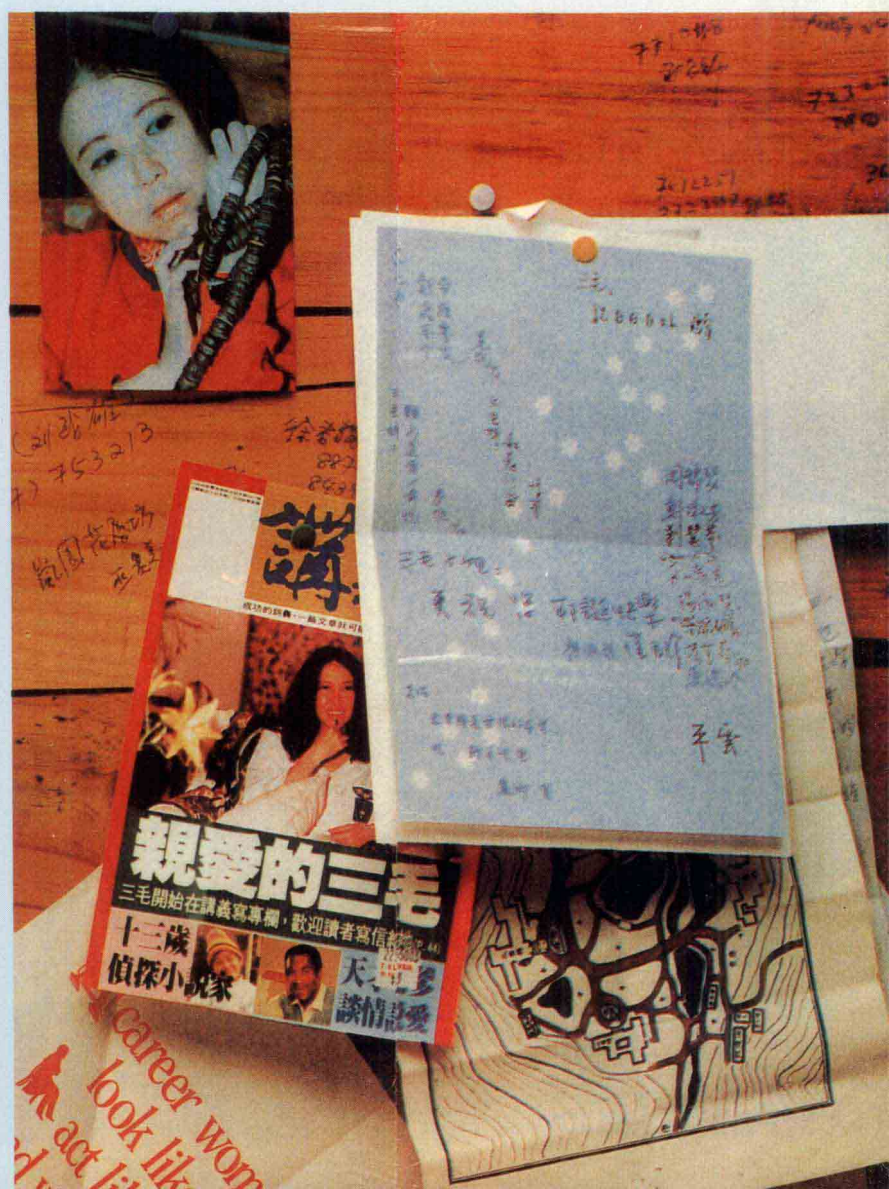
1979年9月30日，荷西在潛水時，意外喪生。

《背影》、《夢里花落知多少》相繼出版。

1982年，在離開台灣18年後，首次回台定居，從事寫作、演講，并任教于母校中國文化學院。此後8年，出版《萬水千山走遍》、《送你一匹馬》、《傾城》、《談心》、《隨想》、《我的寶貝》、《鬧學記》，翻譯《清泉故事》、《蘭嶼之歌》、《刹那時光》。

1990年完成電影劇本《滾滾紅塵》，影片拍成後奪台灣金馬獎8項大獎，唯最佳編劇獎失落。

1991年1月4日，突然離開人世。





在渡過了艱澀而自閉的少女時代後，三毛開始戀愛。那時候，她進入文化大學哲學系去做選讀生，遇上了一個溫文儒雅才子型的男同學，三毛為他的文采傾倒，渾然忘我地和他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——那是她真正的初戀。

三毛熱情向他求婚，他卻不答應；她求了又求，堅持道：“我不管這件事有沒有結局，過程就是結局，讓我盡情的去，一切後果，都是

成長的經歷……”她求了又求，哭了又哭，最後選擇了遠走他鄉一途。

她如果再住臺灣，情難自禁，雙方都很受折磨，還是走吧！

到了西班牙，第一個向三毛求婚的人即是荷西。那年他才高中畢業，而她已唸大學三年級。他叫她等他六年，她想那可真太遙遠了。

為了怕荷西對她太過認真，她趕快交了一些男友，從西班牙到德國、再到美國，儘管身邊不乏追求者，她卻都沒想過要和他們中的任何

三毛的愛情哲學

●男女之愛，如果不落實到穿衣、吃飯、數錢、睡覺中去，是難以天長地久的。

●某些人的戀愛，只是一種情誼而已。如果我們錯將對方的情緒看成一種情感，是自己的幼稚。

●戀愛是看不見、摸不著的東西，它不科學。堅持科學印證一切的人，對於愛情，一樣難分難舍。

●有時候，我們又誤以為某種生活上的習慣——跟一個男人或跟一個女人的，就是愛情。

●女人是一架鋼琴，你要知道在那幾個琴鍵上把它按下去，出來的才是一首音樂曲調。

●一個男人與朋友相處的歡樂，即使在婚後，也不應剝奪他的。誰說一個丈夫只有跟妻子在一起時才可以快樂？

●其實夫妻之間過了蜜月期，所交談的話，也不過是雞零狗碎的瑣事，聽不聽都不會是世界末日；問題是，不聽話的人，總是先生。

一個結婚。

回到臺灣，打網球時認識了一個德國朋友。交往一年後，他在臺北的星空下問她：“結婚好嗎？”而她說“好”的那句話還在耳邊，到印刷廠挑好帖子的那個晚上，三毛心甘情願要嫁又可嫁的人，居然因心臟病突發，死了。

那一回，三毛也不想活了，吞了藥卻被救。

她就那麼又心碎地離開了臺灣，回到西班牙去。

三毛再見到荷西的時候，兩人正好分別了六年

——他以前叫她等待的時間。

“好像每一次的求婚，在長大了以後，跟眼淚總是分不開關係。無論是人向我求、我向人求，總是如此。”三毛說，在荷西的面前，當然是哭過的；但結婚的過程十分自然，倒也沒有特別要求什麼，荷西先去了沙漠，寫信給她：“我們夏天結婚好嗎？”

她看了十遍那封信，散了個步回來就寫信給他，說：“好。”

婚後的日子，三毛形容

是新天新地，生活在沙漠裏的她，冷靜又快樂地做著主婦的工作，物質上沒有一句抱怨，精神上活潑又幸福。

這時期，她在閒暇時寫下的文章，寄回臺灣後，已在文壇上掀起了撒哈拉沙漠的風暴，讓喜愛她的讀者含着淚水、帶着微笑，隨着她的筆跡，體會她的足跡。

三毛浪跡天涯，正慶幸自己有個志同道合的伴侶攜手前行，無情的大海卻帶走了荷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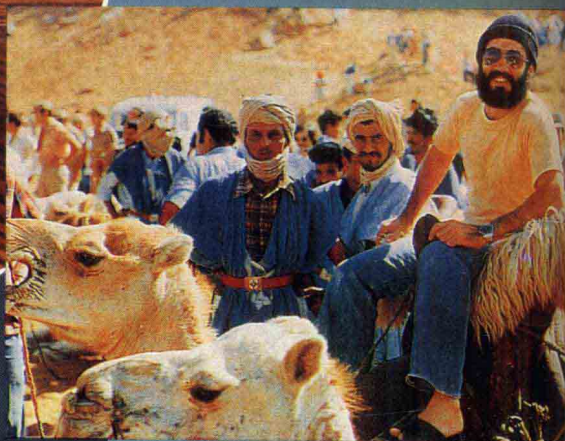
她是在1973年結的婚。荷西走在1979年。

三毛：「死去才有永恒的愛情！」

結婚那天，
荷西在茫茫大沙漠裏，



走到死，慘到死，
找到這副完整的駱駝頭骨，
送給即將成為他妻子的人。



如果有來世，是 否還相聚？

“有一次我突然問他：‘如果有來世，你是不是還是娶我？’

他背着我干脆地說：‘絕不！’

我又驚又氣，順手用力啪的打了他一掌，他背後中槍，也氣了，轉過身來與我抓着手對打。

‘你這小癩三，我有什麼不好，說！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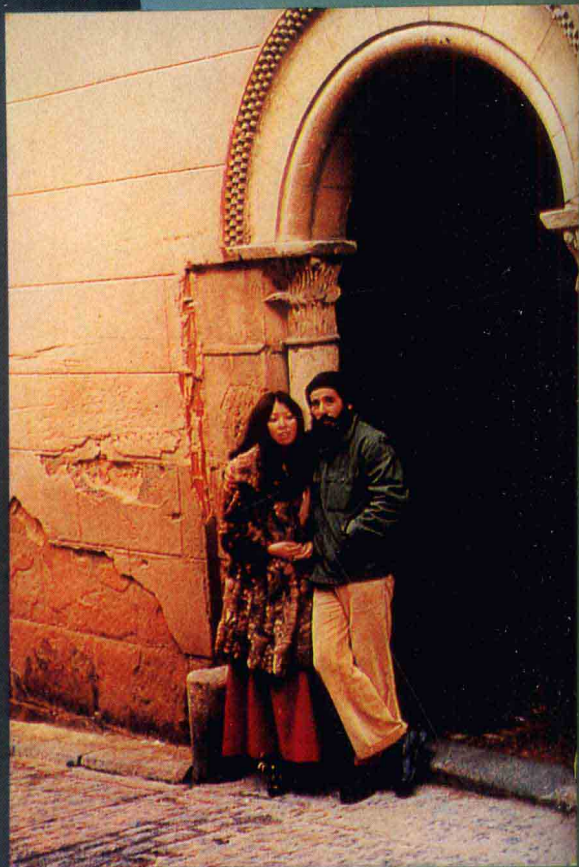
本來期望他很愛憐地回答我：‘希望生生世世做夫妻。’想不到竟然如此無情的一句話，實在是冷水澆頭，令人控制不住，我順手便又跳起來踢他。

‘下輩子，就得活個全新的樣子，我根本不相信來世。再說，真有了下輩子，娶個一式一樣的太太，不如不活也罷！’

我恨得氣結，被他如此當面拒絕，實在下不了台。

‘其實你跟我想的完完全全一樣，就是不肯講出來，對不對？’他盯着我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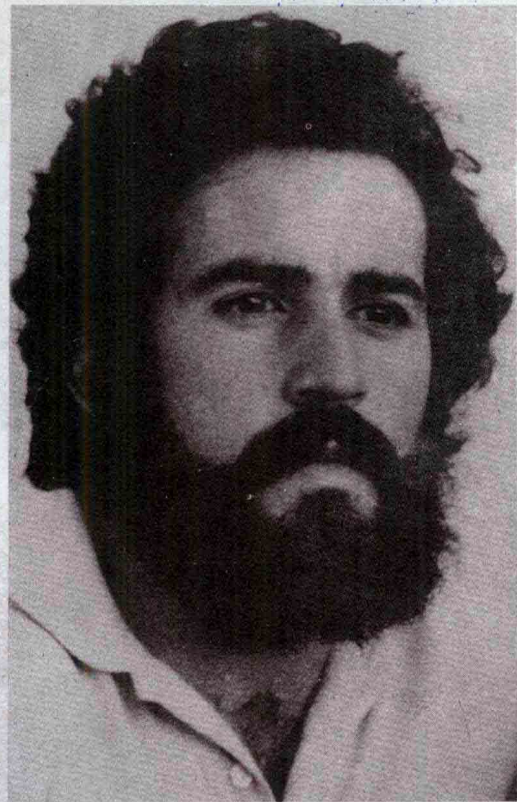
我哈的一下笑出來，拿被單蒙住臉，真是知妻莫若夫，我實在心里真跟他想的一模一樣，只是不願說出來。”



我的半生，飄流過很多國家。高度文明的社會我住過，看透，也嘗夠了，我的感動不是沒有，我的生活方式，多多少少也受到它們的影響。但我始終沒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，將我的心也留下來給我居住的城市。

——三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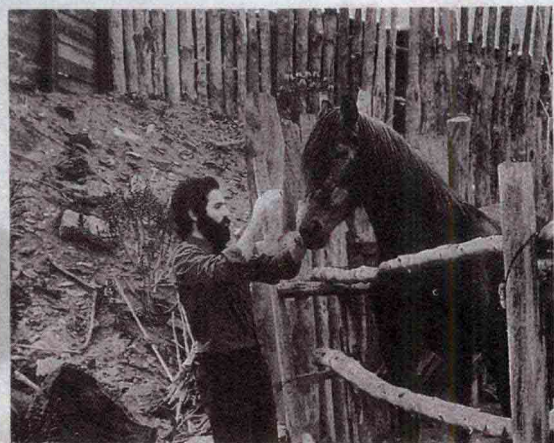


“他的西班牙名字是 Jose，我給他取了一個中文名字叫荷西，取荷西這個名字實在是爲了容易寫，可是如果各位認識他的話，應該會同意他該改叫和曦，和祥的‘和’，晨曦的‘曦’，因爲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。可是他說，那個‘曦’字實在太難寫了，他學不會，所以我就教他寫這個我順口喊出來的‘荷西’了。”



“在結婚以前，我們沒有瘋狂地戀愛過，但我結婚的時候，我卻有這麼大的信心，把我的手交在他的手里，後來我發現我的決定是對的。”

“我第一眼看見他時，^觸電了一般，心想，世界上怎麼會有這樣英俊的男孩？如果有一天可以做為他的妻子，在虛榮心上，也該是一種滿足了。”



“和荷西在一起，沒有豐盛的酒宴，他熱

愛自然，跟他出去，一個大男人，曾為一些自然的景象，一下子沖動起來。有一回在撒哈拉，

他跪在沙漠上，虔誠地膜拜，嘴里象印第安人般的叫喊着，他說，潛到深深的海底，所有的

煩惱和苦憂，都遠離。沉靜的水底，生命不是

用喧嘩來表達；珊瑚明艷的色彩，魚間雅地悠

游，水藻隨着波浪律動，這些更能使他接觸到自然虔敬。這也把我揉進泥土，成為大地的一部分。”





灰調的三毛

“傷心，是一種最堪咀嚼的滋味。如果不經過這份疼痛——度日如年般的經過，不可能玩味其他人生的欣喜。”

“人都怕死。要是人永遠永遠不許死，你怕不怕？”

“有時候，我們要對自己殘忍一點，不必過分縱容自己的哀憐。”

“傷心沒有可能一次攤還，它是被迫的分期付款。即使人有本錢。在這件事上，也沒有辦法快速結賬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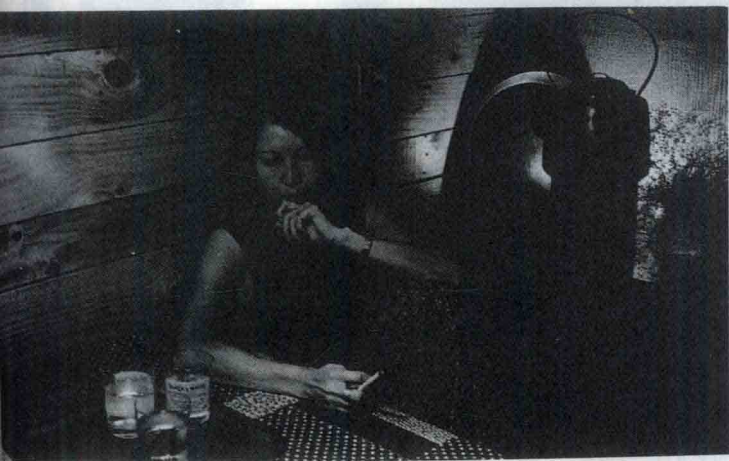
三毛經常經常地談到死、談到幽靈和地獄。三毛經常重覆做同樣的夢，其中有一個夢，是她在丹娜麗芙島開始做的，這個夢一直糾纏她很多年。

夢中她進入一團無邊驚懼的濃霧中，無數人影壓迫她在一個銀灰色的通道前進，到盡頭又被一個孤形的洞吸進去，跟著景物一變，她孤單地站在一個火車站前，那是一個她從未見過的歐洲式老車站。站在月台上，她看見一個明顯的牌子，寫著阿拉伯數字——六號。

火車悄無聲息的來了，她恐懼卻又順從的

上了火車，火車慢慢啟動時，突然一名紅衣女子揮著手向她跑來，該女子聽不見她呼援的聲音，卻清晰的說了一句中國話，而三毛在國外是不用中文的。

這個夢纏了她好幾年，尤其在拉芭雅島，夢來得更急，交雜著其他凶惡的信息。有一次，夢告訴她，要送她兩副棺材。醒來時，她感覺有大禍臨頭。然後，荷西在一個陽光普照的秋日一去不返，彷彿臨走時也將她一塊帶走了。後來，三毛回故鄉轉了一圈，再越過千山萬水，到達瑞士後，女友去機場接她，載著她向洛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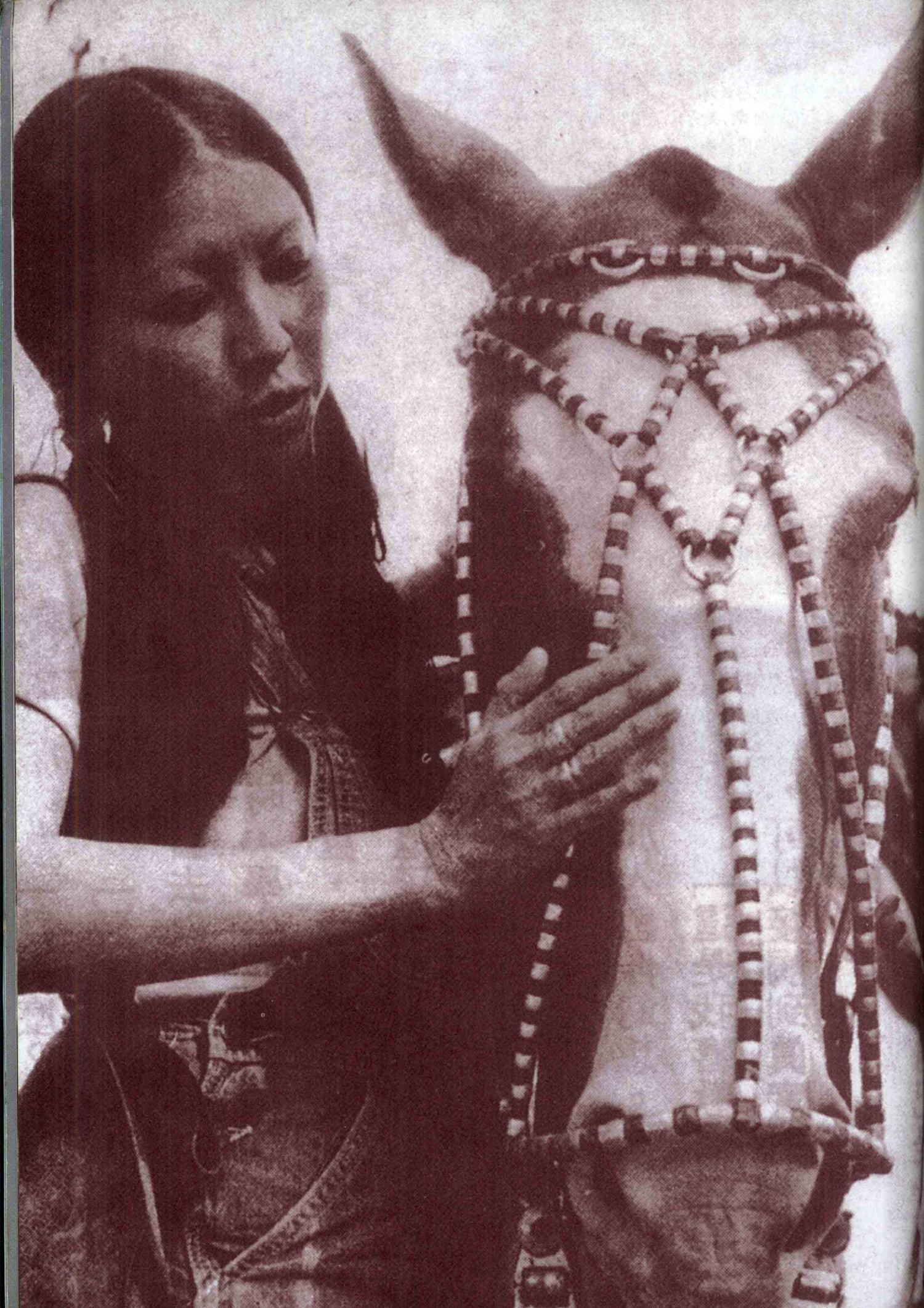


城內開去。

當三毛在黎明的朝陽中看到洛桑火車站時，她驚駭得無法形容，那就是在夢中出現過無數次的車站啊！車站內的景物她都一清二楚，只因為在夢裏來過。

離開洛桑時，女友幫她去寄箱子，要她先去“六號月台”，她知道路，夢中來過的六號月台。上車時，穿著一身紅衣的女友飛奔而來，遞給她行李票後，她說了一句中國話：“再見了！要乖乖的呀！”這就是三毛要等的中國話。當時三毛仍十分驚悸，只道人間悲歡離合，在冥冥中早有定數？





馬屬中命

一生愛馬痴狂，對於我，馬代表着許多深遠的意義和境界，而它又是不易擁有的。

馬的形體，交織着雄壯、神秘又同時清朗的生命之極美。而且，它的出現是有背景做襯的。

每想起任何一匹馬，一匹飛躍的馬，那份激越的狂喜，是沒有另一種情懷可以取代的。

並不執著於擁有一匹摸得着的駿馬，那樣也就只有一匹了，這個不夠。有了真馬，落了實相，不自由，反而悵然若失。

其實，馬也好，荒原也好，雨季的少年、夢裏的落花、母親的背影、萬水千山的長路，都是好的，沒有一樣不合自然，沒有一樣不能接受，虛實之間，庄周蝴蝶。

常常，不想再握筆了，很多次，真正不想再寫了。可是，生命跟人惡作劇，它騙着人化進故事裏去活，它用種種的情節引誘着人熱烈的投入，人，先被故事捉進去了，然後，那個守麥田的稻草人，就上當又上當的講了又講。

那個稻草人，不是唐吉訶德，他卻偏偏愛騎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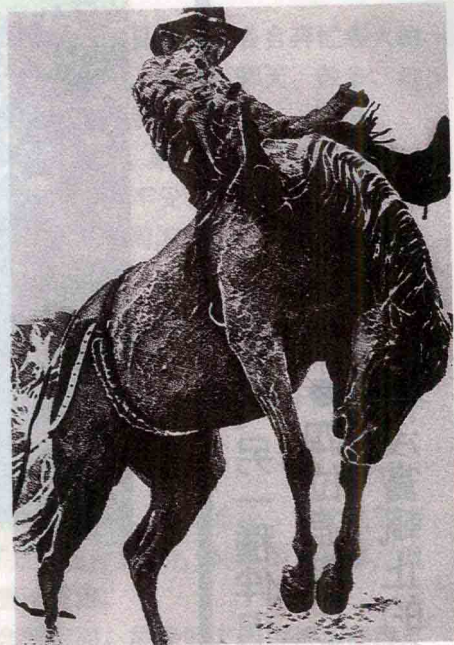
這種打扮的夢幻騎士，看見他那副樣子上路，誰都要笑死的。

很想大大方方的送給世界上每一個人一匹馬，當然，是養在心裏、夢裏、幻想裏的那種馬。

我有許多匹好馬，是一個高原牧場的主人。

至於自己，那匹只屬於我的愛馬，一生都在的。

常常，騎着它，在無人的海邊奔馳，馬的毛色，即使在無星無月的夜裏，也能發出一種沉潛又凝練的閃光，是一匹神駒。



命 中 屬 馬

三毛抓住死神的坐騎追隨而去，留下的是一篇痴痴迷迷的「馬話」——

本世紀最後一個馬年的最後時刻，

馬屬中命



● 成爲「另一種伴侶」的條件
● 四位追求三毛的男士
● 淺嘗輒止的愛情關係

● 爲何願意做單身女性
● 人格成熟的新潮女郎
● 已婚男性能否成爲伴侶

三毛談 女人・男人和愛情

針對現代社會中成熟單身女性的愛情問題，三毛大膽地提出了
“另一種伴侶”的觀念，并以自己的親身經歷，對這一觀念作了具體的說明。

成爲單身女性的緣由

現代婦女可分爲下列幾種類型：第一種是已婚的女性；第二種是晚婚的女性，年齡雖已三十六七歲，對婚姻仍抱着憧憬；第三種是不婚的女性，這種女性通常非常能幹，具有雄厚的經濟背景，不願意將自己事業上的成果與另外一個人分享；第四種就是離婚的女性。我的朋友裏，十對就有三對離了婚，她們認爲既然做夫妻太痛苦，還不如分手成爲朋友；最後一種就是寡居的女性。

我常覺得奇怪，世界上爲什麼寡婦比鰥夫多？

本以爲是女人比男人的壽命長，但仔細想想，女人也有短命的。真正的原因是，男人喪妻後，生活上衣食住行的瑣事無人照料，往往很快地另結新歡。因爲男人不只需要愛情，更需要家庭的溫暖。因此我對男子喪偶之後，馬上再婚，深表同情；更何況鰥夫再婚還能解決晚婚女子的問題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。

“另一種伴侶”不包括已婚的女性，完全是針對離婚、晚婚、寡居、不婚的女性，而且年齡是在三十五歲以上婦女，我絕不會對十七、八歲的小女孩，發表這樣的談話。萬一她們實行這種觀念，那會把我急壞的。

人格成熟的三十五歲

一個人在三十五歲以前，記憶力比較好，領悟力比較

差；三十五歲以後，記憶力開始退化，分析事物的能力增加。因而三十五歲可以說是人生的一個分水嶺。雖然青春已漸消逝，但人格却相對地逐漸成熟。這個年齡的人已看過人生百態，什麼事都能接受，也不再頑固、保守、封閉。

經濟上也不再依賴任何人。我認爲錢是自由，少了一塊錢，連公共汽車都無法乘坐。經濟的獨立，不僅帶給我們心理上的安全感和自由，也使我們的行動非常方便。

其次在生活上也要非常獨立。我十九歲時，就離開了父母羽翼的保護，當時只帶著一張七百美金滙票與五元美金現鈔，在國外，爲了生活，什麼苦都吃過。二十年後，我成爲一個生活獨立的人。如今即使沒有父母、親友在身旁，我也能生活得很自在。我常常一個人背著背包就到各地游玩。

已婚男性不能成爲另一種伴侶

在討論“另一種伴侶”之前，我先講幾個愛情小故事，可以當成“另一種伴侶”的例子。

我的丈夫荷西過世後，我曾回臺灣五個月，當我再回到西班牙時，我遭遇了幾種不能讓我再婚的狀況。

第一個例子的對象，是在一個酒會上認識的。

我先生過世後，他先以她太太的名義不斷寫信安慰我。後來又常常帶著鮮花與巧克力糖，來我家與我一起吃中午飯。當時先生剛過世，覺得有個朋友與我談話，頗能解憂。